

67473

2



96193

2

月令明義

下







黃先生月令明義卷三



李 清心水甫訂 汪晉師郝州甫重訂

盧之願子繇甫較 汪 銓子固甫重較

孟秋章第七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舊曆不用
改從今左

孟秋之月。日在七星。昏房中。旦昴中。

立秋之日。日在柳。九度昏氏二。中旦胃八。中

柳之上。有文昌三台焉。天子所賦。淇露誦鳧

去者鷄尾巳宮
其申巳與申
月令即指其宿
去者言五耳七星
年宮五教日而在至
者言氣已過之
月云日在七星

鷲也於是則昏無星鳥矣張之九度天樞所直其北有牢內平焉天子所敬慎刑獄也其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所重秋嘗也日在七星則危蓋屋出於東方天子有道則土功不勤化落安寧人無咨怨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萬物說言於兌兌兌更新也少皞金天氏其子該爲蓐收或曰熟而將藏也毛蟲走之象葦者也商數七十二視宮聲九九而去一故爲之臣夷則者大呂損一之所生也律長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伶州鳩曰武王始克商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生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上宮命之曰羽夷則

上生夾鐘夾鐘卯也癸亥之明日甲子卯時
畢陳日至當辰辰在姑洗辰加於戌去戌用
辰寅加於申去申而用寅故以夾鐘爲宮黃
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其去大呂與夷
則者志克商之數故不用商也然則周人之
樂皆無商聲與曰無商聲則何以爲樂謂圜
丘之長圜鐘方澤之長函鐘清廟之長黃鐘
夷則陳而不考也不考夷則則何謂之旋宮

也曰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則大呂宜爲商函
鐘爲宮南呂爲羽則大呂亦宜爲商黃鐘旣
以大呂爲角則又不得用夷則也過是三樂
者則亦通用之矣辛腥者陰金之氣也君子
聞是氣以思禦亂斷制折衝之臣門者陰陽
之合也且是肝衰矣食辛腥不傷肝藏亦仁
人之事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白露降蚤矣蓋亦可以蚤也周訓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懈農不登穀暖氣為災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西堂左个南偏也謂是赤白所會法度明章也夷則之法平以明總章之器廉以深何也法以陰而導陽器以陽而養陰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

賞軍帥武人於朝

古之迎秋者以為日在西陸則昴畢旄罕昏

三

出於東方故以是而賞武士布威令然亦可
以降矣齋而親帥出於西郊不已過乎曰賓
餞何殊仁義之用一也周末則無寒歲赧獻
之於權妥猶之靡草也以明武則紂於內以
明斷則紂於外乾而坤巽則其勢墮矣故兌
悅人者也商兌之慶則非悅人者也物之未
成而厲之則以爲暴已壯而釋之則足以爲
禍故又迎之迎之敬之至也還賞軍帥則是

古者三軍六師之治也古之爲軍帥者則皆
其公卿大夫詩書禮樂之宗焉而武人之何
也謂是僕御而下司右之屬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
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命將帥選士厲兵於禮無加焉何也曰是將
帥之事也公卿大夫不懋其禮樂弘其教化
使不義者翹起暴慢浚作自卿而下至于牧

伯乃凶服致齋請命而討之則何合樂合吹之有乎謂是長大壯佼者則蒐苗獮狩鉦鼓之所命也天子又坐總章而致之先賞於朝則其罰也繇此矣詩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猶是類宮也天子曰明堂諸侯曰類宮臣按月令迎秋之下遂言選士厲兵迎春之下但言道民勸農至三月始聘名士禮賢者何也是兵寓於農也春修耒耜秋持戈矛井

邑丘甸凡在郊圻二百里之內爲田六百四同當一百六十餘萬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天子所用不過六鄉之衆鄉爲一軍七萬五千人未及七分之一也五百里之內實賦三百一十六里爲提封十萬井定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以每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計之此七萬五千人不勞出於一封之外是以天子而用

千乘之師十僅取一米煩列國番衛之也平
 居簡練其征討張皇又不得十之三四先王
 特虞其驕惰些窳故以蒐苗獮狩作而厲之
 如列國之內有盜賊奸宄非諸侯不庭者又
 不煩天子六鄉之衆明矣然則專任有功征
 不義明好惡順遠方何也天子用師不出畿
 甸之外四方嚮化在萬里之內用師於五百
 里之內鄉遂縣都各聯其賦芻稍食不勞轉

餽故古者有用師之法而無饋餉之法推百
 里以知千里推一國以知天下專任傑俊而
 四夷來庭明義去利則遠人賓服故春秋式
 序而文質斌美也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
 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
 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君子行法小人行意觀鷙鳥之擊知其下必

傷者傷在膚創
 者創在肉折者折
 筋骨折者斷肢
 最曉之察之視之審
 以理官之責也自漢
 唐以來誤作審

折決句皆不明斷

字之義石高注不
曰折肌及筋但以傷
創折三事相聯屬
不知審斷二字亦
屬上文也古之陋儒
誤釋經文者多矣

有傷膚創肉折肌及筋者矣端平何也先察
 其端叩而平之蓋自是平也羸委也鄭立曰
 懈也或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天地已肅陰
 不可羸蓋盡察之不畱其餘易曰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畱獄則是不羸矣
 先王之先兵而後刑何也兵刑之大者也明
 刑則可以不兵而書曰克詰戎兵勿知庶獄
 何也兵者天子之事理者士師之事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
 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
 墻補城郭

春令云修利隄防道達壅塞於是完謹之春
 秋之義得相起也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官
 功是十月也則不已蚤乎曰氣有早晚視其
 農事則亦已備矣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

是否月也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
難不可榮以祿夫辟難辭祿則是君子之事
也天子何辟之有天子命祿則天子長道而
猶且禁其封立不行大使不出大幣何也曰
是歛藏之義也鷹隼始鷙民有厲心上易其
爵祿則下玩其功名且是斬刈自樹者不得
已而命之下無以侈上無以喜必有殊割以

讐武功則圭田采地絀無以繼也古之有功
者或自軍佐以至軍帥自下軍以至上軍車
服之庸則已過矣論定而賞雖不踰時則猶
之廟明堂焉告於禘嘗而後賚之慎重之至
也天子以是月封邑出地則必有喜事之臣
輕任勞遠以投上好而變其典章故君子歛
德以慮專功之禍小來之義則於是焉取之
也鄭玄曰嘗出田邑而此不封失於古義夫

夏七月周之九月嘗或以畢矣何為其失古義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行爵出祿盛用禮樂關關挺囚升高眺遠則是夏令也省囹圄夫桎梏禁肆掠止訟獄發倉廩出幣帛則是春令也天子之令征伐禮

樂庶民之令謠歌訟獄中於其節則陰陽無權是在行之者耳

仲秋章第八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舊不用改從左

仲秋之月日在翼昏箕中旦參中

白露之日日在翼二度則昏尾五度中旦畢

十一度中翼為羽翮主遠客亦天之樂府也

中星距極百四度北為郎位天子之近臣也

角亢壽星是為辰宮不與百舍秋分日雖未至角而在其宿月令曰日在角已不言日在移者移其翼屬鶉尾已宮且移距日行之黃道其遠故也石齋何

日在翼十七則昏東壁見於東方壁主文章
三四度而上是為天策天子有道則貴文士
重道術土功不煩賢人其昌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中呂章第八

南呂者太簇損半之所生也律長五寸三分
三釐三毫數四十八周語曰南呂以贊陽秀

物或曰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其實三
呂者皆金也西為中金故南之南者離也西
與寅合一百二十天地之中律也

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風疾風也鴻雁來自北來也玄鳥歸蟄也
養羞畜食也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謂
丹良白鳥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
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周訓曰

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
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
離散羣鳥不養羞羣臣驕慢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
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嘗乃命有司申嚴百刑

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正義曰是月乃論養老及章物服采之事又
及於刑戮者蓋事起於七月此特申明之耳
今攷其意章服以慶君子刑戮以威小人養
老以教孝弟孝弟立而後慶威行慶威行而
君子小人各得其序然後神明可得而享也
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西郊則卽西膠也爲其祖虞也故稱虞庠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今之所存者獨鄉飲酒耳養老之禮廢則子弟易其父兄庶姓慢其長上驕奢淳出而叛亂滋起章服不足以勸刑戮不足以威而天下乃亂矣有王者作必重養

老之令養老必自七十而上不服官政春秋吉日畢在庠序王者而下親爲餽醕孤獨以降始給糜粥八十而上各給爵帛鄉里貴人不先者老九十而上日修於官有司致問不分庶姓行之信久而後慶威可効也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以賑貸之又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
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
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其
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十斤
酒五斗九十以上加布帛人一疋絮三斤賜
物及當稟鬻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
十者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

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是當
文帝時富庶使然然當平時無事之國嘗試
行之以漸其餘雖催科不行斬殺不用可也
豈必俟紅朽而後施其糜粥哉孝武元年夏
亦有受粥佐孝之令皆本孝文故不錄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
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
者備當上帝其饗

三月巳登其數矣授充人而芻之至此則有
度矣五方所用各有毛物陽事用騂陰事用
黝外毀用瓠大小以體長短以角宰祝之事
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春曰畢之秋曰達之何也春氣動而苦泄秋
氣凝而苦滯也春木始旺至於辰月與土相
沴人有溲泄之禍故爲難以畢之秋金始壯

至於酉月湫溜不達人多病肺故爲難以達
之先王之愛人也必有見於未然者焉非劇
也春分而後秋分而前陽氣憤盈萬物不能
自藏以喪其精鬼聖人必無以惕之曰是有
主火者燔灼其間日夕糾虔則旣或治之不
可不慎也故難者聖人之所教慎也且謂如
是而後兩社不戒土功可作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塞修倉困乃

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
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
至毋罹其災此託於護民者也則不如幽風
之情也幽風至十月塞向墜戶曰入室處是
亥月也於是酉月但趣收歛而已而築城郭
建都邑不已蚤乎曰是經始也以其時則可
矣秋氣以達不犯農神之怒然且畜租種麥

則是以幽風爲周令也或曰幽候已晚洛候
已蚤八月其穫則是未晚也經始之則可矣
收歛未畢而趣築城郭建都邑兩時不得又
因而罪之則是聖人不爲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云水猶未涸也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
水涸古者孟冬日在心尾氏晨見於東方於

是水涸今日在翼軫秋潦未收故古今之占
候不可膠柱也其名物躔次分野則固殊義
矣蟄蟲振白露下水始涸皆先月而言之何
也明氣有蚤晚則節或上行節上行則閏在
前月也周訓曰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
蟄蟲坏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收聲諸侯淫
佚蟄蟲不坏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

害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鈎石角斗甬
權量之難齊也亦猶之日夜春秋二分漏刻
雖同而南北極差積盈十數今赤道平分各
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春分前交秋分後交
各差二度四十分非聖人則不能齊也假令
權量之間皆九十一銖差二銖四十黍九十
一升差二升四十勺聖人亦以贏縮寘之矣
天虛地謙人競其間公朝銖錙閭閻鉅萬先

王於春秋二分致嚴於度量權衡鈞石斗甬
 之事所以慮民者深且至矣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
 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平也孟子曰關譏不征市廛不稅則天下
 之商皆悅願藏其市矣傳曰來百工則財用
 足貨賄者小人之事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二氣時也五行類也二五因民布於歲月六
 陰六陽凡十二卦七十二候是為大數是在
 於易觀之卦也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
 風觀民設教於是有觀之道八焉養衰老授
 几杖行糜粥一也飭衣裳文繡制度二也申
 明刑殺必當三也察犧牲物色四也築城郭
 穿竇窖收歛積聚五也同平正角六也易關
 市來商旅七也難達秋氣神道設教八也先

王以是八者順時因類叶於民心雖舉大事
動大衆可也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舉大
事動大衆未有不時而孚於民者也故觀與
大壯陰陽之數互相反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
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章第九

房心大火之次卯宮也
卯也成合月令曰日在
房心此義若漏霜
降中氣當作日在
心然房屬壽心不
屬大火故不得不舉
大火之房如改作日在
角是寒實初交節
立季秋之中氣哉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舊曆不用
改從今左

季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東井中。

寒露之日。日在軫十二度。昏斗十度。中旦井

十三度。中軫亦好風。於是乃風矣。日庫使然

非軫之爲也。凡風雨寒暑皆生於日。不生於

星。猶治亂清濁皆生於君。不生於民也。角二

星南距極九十七度。天王帝庭也。瑤光所直

太陽門在焉。日在角九度。則昏牛二度。中旦

井二十七度中與日相對婁六度見於東方
婁北十一星為天將又西北為傳舍天子有
道則將軍不動傳舍肅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角
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無射夾鐘損一之所生也律長四寸九分五
釐五毫數四十五周語無射所以宣布詰人

之令德示小民軌儀白虎通曰射者終也言
萬物隨陽而終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其實
無射者火德之大究也火生於太簇盛於蕤
賓至無射而究矣聖人以其德盛也復繹思
之曰是無射也攷其律數則圖著之所終始
也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
戮禽

井二十七度中與日相對婁六度見於東方
婁北十一星為天將又西北為傳舍天子有
道則將軍不動傳舍肅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角
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無射夾鐘損一之所生也律長四寸九分五
釐五毫數四十五周語無射所以宣布詰人

之令德示小民軌儀白虎通曰射者終也言
萬物隨陽而終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其實
無射者火德之大究也火生於太簇盛於蕤
賓至無射而究矣聖人以其德盛也復繹思
之曰是無射也攷其律數則圖著之所終始
也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
戮禽

來賓遣也遣者留也周訓曰寒露之日鴻雁
來賓又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
華鴻雁不賓小民不服雀不入大水失時之
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
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
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
俯民多病疴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

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吝嗇者人之恒質貴人之務藏甚於小民小
民則無可宣出者矣而又申教之何也爲貴
穀也五穀正熟民易於貿易陶冶鹽鐵取於
麻枲六畜之羸足相往也而輕用五穀則往
遂不反以遂長夏是乃病矣故禁之又嚴禁

之是貴穀之令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農事備收舉時也舉五穀之要掌會也知是則冢宰司徒相爲治也少宰月終舉羣吏之要是其一事耳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凡宮伯酒正粢盛之需亦於是舉焉周禮之屬則未有專舉也謂是帝籍不敢不專舉者故曰乃

命冢宰冢宰之於月令特取之矣凡月令之事掌於太史一命太尉一命司空一命冢宰則是三公也三代之制兼採焉而冢宰綦重冢宰飭神倉則天下之倉庾不涸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勞民也豳風則在十月矣明堂禮在八月小人終歲勤勞亦何寧處之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春夏以舞秋冬以吹舞以導其陽吹以導其陰舞通於征伐吹通於禮樂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曰饗報也仲夏大雩祈也是月大饗報也饗非爲雩也天子奉天致事百神不以不旱而輟雩則不以不熟而輟報故夏有輟雩而秋無輟饗上帝曰饗饗廟曰嘗月令四時不言享廟則皆

以配帝也春秋四時皆言享廟諸侯之事也鄭玄曰嘗犧牲告備謂是嘗於羣神猶夏之雩於百辟也然則大饗之非祫禘何義也祫禘歲義也舉月令則未舉歲義也

命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天子畿方千里制百里者百去以山藪城郭

爲百里者六十有四爲田六十四萬井當五百七十六萬夫所耕之地古以三則定地十畝取一家任二人則千里之內五萬七千六百萬畝可得五千七百六十萬畝之八千一百五十二萬夫之任酌其遠近輕重定賦相其土宜土會以爲桑柘麻枲葦魚羸梓材之所從出取其精者以供郊廟經費賞賚之需其餘以施於公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及

於百縣之長廩祿圭采天子一無所私所慮者百縣諸侯自爲肥瘠定賦不均施祿不平故先三月而定之以較其贏縮協其出入示慶讓也井地旣廢疆界不分富屋隱民俱不可問今不能盡如古但以千里之地再半古人之算爲田三十二萬井二萬八千八百萬畝二百八十八萬夫所耕之地二十分用一猶得千四百四十萬畝之入一百四十四萬

夫之任爲治之法先正其畿內而後以及其
諸侯則法制定而怨爭息也從此定制以施
於象魏不過三月不爲蚤矣是戌月也在易
爲剝剝曰上以厚下安宅君子居上有郊廟
之祀百執事之賦不得不取於民取於民而
不定爲之制則衆共剝下下欺其上墻高基
銳頃覆因之矣剝之上爻爲宗廟五陰供賦
以奉一陽魚貫之序百辟共承故下無剝牀

之凶中無剝膚之患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
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
司徒搢朴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
獵命主司祭禽于四方
僕戎御之屬七駟謂趣馬駕稅之官授車以
級謂載旌旒者各以官次也屏天文所謂外
屏也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列

如戰陳王執路鼓焉諸侯執賁軍將執晉師
帥執提旅師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
司馬執鐃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
蒐田有司表貉誓民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
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
振旅之陳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
門縣鄙以名家以號鄉以州野以邑各象其
事以辨軍之夜事遂以苗田如春蒐之法中

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其旂物王載太嘗
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勿郊
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號其他皆如
振旅遂以獮田如春蒐之法羅弊致禽以祀
祊所謂王祀祭禽者也凡蒐田教以軍節芟
舍教以聽聲獮田教以辨色因時辨治也中
冬大閱虞人萊其野百步爲表凡三表又五
十步爲表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五

物率民陳車徒如振旅之陳皆坐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徇左右曰不用命者斬之乃爲坐作擊刺之法遂以待田致禽饁獸入獻禽以享烝其詳在司馬職中凡春冬有誓夏秋不誓此云司徒摺朴北百誓之與冬狩異義又云載旌旒授車以級與秋狩同文者月令酌司馬之法於歲秋一舉以順天道且欲畢意於禮樂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

能去兵古之聖人雖在平世未嘗忘戰詳觀司馬致民致禽辨聲辨色鼓行啣枚命賞命罰於戰勝之數一一具備如云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皆簡切明至誠繇其道可以不敗故觀於辰月合樂之文爰及季秋厲飾之事而古今治道燦然見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螿蟲咸俯在內

皆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畱有罪收祿秩之不當
供養之不宐者

供養之不宐鄭玄云如貪省熊蹯之屬其嘗
食也或曰收執也祿秩不當則已濫供養不
宐則已侈故皆收去之亦貴摯歛也周禮官
伯膳人饗人各有宐物或謂收其不宐象其
黃落以逮下也

是月也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魃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
令則煖風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

管夷吾曰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
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
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量民資以畜衆
賞羣幹聚羣才百物乃收使民不急所惡其
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

爲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
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日發五政一政曰禁
博簊圍小辨鬪譯詘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
三政曰慎旅農趣收聚四政曰補缺塞折五
政曰修墻垣周門閭五政苟時則五穀皆入
又曰戊子令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宗祝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
廟與五祀故神享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
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
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于四境之內諛然
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然則晝灸
陽夕下露五地競環五穀隣熟草木茂實歲
農豐年大有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
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
亦七十二日而畢

亦十三日而畢

夫若文山筆不亦

夫若文山筆不亦

黃先生月令明義卷四

李 清心水甫訂和汪晉師祁州甫重訂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孟冬章第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舊曆不用改從今左

孟冬之月日在房昏危中旦張中旦張中

立冬之日日在氐二度昏虛初度中旦枹九

度中氐之北車騎梗河在焉天子所守其關

尾其析木室宮孟冬建亥亥寅寅合宿何以又寅月全同可笑

梁也房為天駟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其北有陰德陽德焉日在房則胃昏見於東方古人所虞其為厲也是與夏孟互易則天街礪石在昴七度而上矣天子有道則白衣式微裔夷就列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賢

月令明義卷四

五帝德曰顓頊高陽氏姬姓玄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代為水官羽數四十八商聲損一之所生應鐘律長四寸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其數四十二姑洗損一所生木德之根氏也周語曰應鐘均利器用以俾應復言其久而能復不如已之遂已也古之言律者以六呂間六氣以陰陽左右而求其合故曰玄枵合於星紀姬訾合於析木今知不然者日月

無恒舍陰陽有定律度有差池律無變易亥
不合寅而合於子故應鐘四十二合於黃鐘
之八十一爲百二十而贏已不合申而合於
午故仲呂六十合於蕤賓之五十七爲百二
十而絀應鐘之律合於黃鐘爲十三寸六分
而贏仲呂之律合於蕤賓爲十三寸而絀此
兩者陰陽晷影進退薄蝕之所終始也鹹者
鹽膠之味也朽者迂濶之氣也仁人智士之

言或聞其氣以爲鹹朽者矣行較壤之祭也
腎者壬癸之位也應鐘在壬癸而不爲水者
避黃鐘之位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爵之大水海也雉之大水淮也周訓曰立冬
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
水爲蜃水不冰是爲陰負地不凍咎徵之徵
雉不入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

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
冬虹不藏婦乃僻天氣不上騰地氣不降君
臣相嫉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玄路古云衿路衿玄
色也黍彘亦以養陰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賞死事
卹孤寡

冬者藏也迎冬猶之納水也人生於火而死
於火至於冬乃為之藥也天子所以歛德而
畜物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
黨則罪無有掩蔽

天下之大疑有二曰疑刑也疑兵也刑疑從
輕兵疑勿舉則亦可以弗卜矣而猶且卜之
何曰是有大吉大凶焉阿黨而出人之罪猶
或可原也阿黨而入人之罪不可原也阿黨
而方上命撓師期此不可原也阿黨而輕行
師破夷人宗社此又不可原也凡人之阿黨
者皆有大權位勢利所集而後根株苞孽生
焉勢位不在聲影稀落則與之者少矣古之

聖人以至誠待人以至誠事鬼神共驩放齊
猶或比周然且不謀龜筮而用之又不謀龜
筮而誅之知廷臣之無所利於共鯀共鯀之
無所利於洪水也至於宅揆則雖以至德玄
契而猶且卜之命之以爲神明所託鄉士庶
民不敢或違也使夫士族之好惡小民之風
雨或彼或此或寒或暑而皆卜之筮之則筮
龜殫匱矣凡卜筮之道視其體兆氣色奇耦

剛柔端拭而察之炳如也必不可得則端拭而思曰是何所利於阿黨而爲之使筮龜而亦有利於人則其阿黨人也滋甚然且聖人不廢著龜不諱阿黨者何也畏夫權勢之相嬗天下不言而冀夫鬼神之言之者也鄭玄曰是謂治獄吏也曰治獄吏而不當則夫人能言之使夫人不能言之則是非治獄吏也或曰是兩事也龜有人命不察有罪征象與

謀果至雨廖征則有之刑有科條何疑之有夫是則征亦可無疑也

景帝五年秋後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亾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諸疑獄雖文致如法而於人心不厭輒讞之景帝此詔可謂深察吏情凡獄吏不嚴酷則賄賂不重賄賂不重則阿黨不行小人之

出入人罪者皆有苛察之術比周之智敢於
殺人而後人畏而從之人主寬大敬慎愛人
則獄吏無術雖不察其聲色可也
武帝末年罷輪臺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
軍候弘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
人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
貳師將軍古者卿大夫與兵謀參以蓍龜乃
以縛馬書視羣臣或以虜自縛馬不祥或以

爲見強乃筮易之卦得大過九五匈奴困敗
及太卜治星望氣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
可失也又曰北伐行於蒲山必克故朕親發
貳師下蒲山詔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
繆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在朕心今又
請遠田輪臺是勞擾天下非朕所忍聞今繇
此詔觀之則爲龜筮者亦有阿黨也易九五
在大過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禍敗烟
然而羣臣心阿天子下黨貳師遂以爲誦山
必克之卦使武帝當時心無偏私不阿親近
玩易詞深察其理則無俟輪臺而始知悔矣
故人主惟虚心察理不阿親近雖不用著龜
可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
降天地不通否隔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

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歛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
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
飭喪紀辦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隴丘之大小
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兵喪者生民之威事也聖人在上不能使世
無夷狄曰固封疆修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
後徑數事而已數事已得積聚已歛城郭門
閭鍵籥已慎則內寇不作內寇不作雖外寇

至遠道投阱而已曰方夏秋時畝棲野被邊
圍未修徯徑未塞外寇卒至如何曰是爲先
起禍發自彼吾通其溝澮隴畝橫縱陂塘積
水棗栗桑柘被於境內耒耜鋤耨不失其數
鄉遂壯佼不失其物是固無患也曰與強寇
密邇田廬數撤秋成數驚卒無可歛爲之如
何曰吾有數年之聚數年之訓憂患與同弱
弱而強強曰民有死者如何曰聖人在上不

使民期頤能使民盡正於牖下春秋逐疫祈
穀祈年夫是而猶有天札則命也曰卒有國
殤如何曰廩其孤茶食其父兄是北郊之所
還賞也曰士大夫有殉于王事功能未茂而
爵命已盈報之則溢不報之則庸爲之如何
曰已損其軀體而復量其爵命則過矣犀象
之齒角無勞於人而猶貴命之而况於勞人
乎况於搢紳之臣乎曰是其厚薄高卑大小

如何曰是在掌故也授等以級

是月也命工師效勞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辰月之誠則爲百工也是特爲祭器而百工之課具焉夫祭器則無所蕩上心也祀豐于昵而祖已惡之何也所以教誠也郊社之用水藁宗廟之川木豆所以敦樸正其本也正

本而推之玉象所以不設也賞曰必當莫不欣悅則猶有不盡之詞焉罰曰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又曰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則無不盡之詞也其無不盡之詞何也小人正而君子治也

是月也大飲烝

烝衆也冬祭曰烝周禮冬狩之後入獻禽以享烝是非其義者鄭玄謂是十月農功畢天

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於他禮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是臣民異舉也又曰燕有牲體爲俎謂之房烝今以仲月大祀而燕謂之慶成故孟夏之醑則序爵於朝孟冬之烝則序齒於學所以正功德奠天地之義也其奠天地之義何也孟夏巳月乾卦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迨暇飲醑

所以示羣臣功能之等也尊尊而卑卑則天爲政於上孟冬亥月坤卦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也長長而弟弟則地爲政於下故天者所以教敬也地者所以教讓也敬讓立而民不爭是帝王所愛情於天地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是在飲烝之前而先言飲烝者重其事也天
宗者日月星辰也蔡邕曰日爲陽宗月爲陰
宗北辰爲星宗元春上日有事于上帝則六
宗畢祀而又祈年于三宗何居乎曰日月北
辰天地之正命也五嶽四瀆受命于北辰移
情于日月以爲風雷霜露以爲涼煥寒暑司
中司命則無所取之也人民百穀生於三宗
故於百穀之成而又報之然則上辛祈穀之

不及三宗何也曰是皆上帝之事也書肆類
上帝禋於六宗月令則未之及也曰五帝殊
禮三王殊樂古者天子始受命必親郊于上
帝唐虞禮簡五載一狩十一月朔至于北嶽
歸格文祖則固未議園丘矣公社上公之配
於社者也門閭之襲於五祀五祀之錯於先
祖何也曰非烝祭也蓋周令歲終則各有舉
焉或曰祈年或曰大割或曰臘曰蜡蜡息老

物也而及於三宗降澤勞農而使其君臣大
飲禮歟曰日月星辰去人四五萬里以其生
我而猶且祀之親之而况於臣乎而况於君
乎君臣濶絕則自秦而降三代未之有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古之將帥則皆士大夫爲之也夫是長大壯
佼者以率鄉遂之子弟立旗致物或不閒於
六藝故習之習之不已又步作之故其陽氣

而驚志息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
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
者行罪無赦

古之爲賦者其詳察亦及此也凡水泉池澤
至是方涸小民力食俯掇微贏以給歲事一
有厲禁則胥徒豪役倍蕪取之其取之則皆
曰爲天子也士夫之取於民有司得制之有

司之取於民士夫得議之士夫有司侵漁雷
同天子莫知其知之立敗也惟曰天子取之
則天下環視無敢語者故利散於百姓而怨
歸於天子古者爲川澤虞衡皆有定賦歲入
惟正於天子其餘公之百姓遐陬隱伏則亦
有遺滯者矣兼金之害淺於有司有司之害
淺於上執事凡以酌爲去害歛福於天子故
民不困窮上下無怨也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公弟以爲有
百金之魚是也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
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出而治兵入而振
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筭

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
 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
 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
 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如僖伯可
 謂歛福無怨者矣論器用不登無益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

壁宿不當作壁

令則雪霜不降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八十四
 中仲冬章第廿中三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舊解不用改從今左

冬至之日唐虞在虛周在夔女秦漢之間在
 牽牛之首自秦王政甲子十年至漢章帝元
 和二行四分歷之歲凡三百二十二年日
 躔退差當五度餘以大初歷斗二十六度揆
 之實退躔斗二十一一度則大雪之日當在斗

唐虞之書惟存堯
 典星虛星大皆指分
 星之夜半而言此外不
 獨唐虞與天官書
 所同亦無律曆志而
 後人妄推冬至之日唐
 虞在虛周在夔女秦
 漢之間在牽牛之首
 時杜撰耳食之誤耳
 今以堯典日中宵中日
 短日永及月令日在之

宿日之中星之數

千年未仍此日星仍此
四時此少星變若如
諸儒而說頻有退差
則節候寒暑書夜
其初今亦將不同乎
古有星理手

後儒誤解堯典以
為星鳥星火星虛
星昴皆昏之中星
與月令不同故疑中
星歷久必改不知堯
典所言皆二分二至夜
半之中星非昏中也
今亦春分夏至後則
與星見於中夏至時
交及正則心星即秋分

正則虛星中冬至時
交及正則昴星中何
常與於虛星時哉
至於日在之宿盡間
雖不可觀然以至精之
中星固依時刻推之
某宿而正即日亦在
以冬至之後正午則斗
宿在正南方而日即
在其方可知月令仲
冬之月日在斗至于
今不變也若云日在箕
則正午之時已偏西
乎

| |
|--------------------|
| 六度自斗以西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 |
| 十七度室十六度合斗二十四則八十五度當 |
| 東壁之中見於南方故三統歷云昏壁五度 |
| 中是也自斗以東箕十一度尾十八度心五 |
| 度房五度氏十五度亢九度角十二度軫十 |
| 七度合斗六度為九十八度故月令云旦軫 |
| 中約當軫八度中是也三統歷但辨昏而不 |
| 辨旦謂昏八十四壁五度中則旦八十四當 |

| |
|-------------------|
| 角三度中不知昏旦有長短仲冬夜漏六十 |
| 二刻旦昏相直可移一宿如旦當角中則月 |
| 令不言軫中矣蓋昏星易正而旦氣難求以 |
| 昏壁五度為準實測當時日躔當在斗六度 |
| 餘蓋日之所在度次難明惟據中星四分相 |
| 等以知所在而高卑贏縮測候不精則差池 |
| 縣絕矣晉姜岌造三紀曆始悟以月食衝得 |
| 日宿度所在隋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非平 |

行一度二至後贏縮積差二度餘則當時以爲大雪日在斗十二度者皆未嘗實測但依太初歷而言之至於昏旦兩中昭在人目則月令所推軫璧必高堂生及曲臺諸儒爲之非三統四分所辨亦非周秦之舊文明矣如依太初日在斗十二度則昏中當在奎一二度何得以璧五度爲準乎自漢元和乙酉至晉泰元甲申凡三百年退五度冬至在斗十

六度中則大雪在斗一度自泰元甲申至梁大同壬戌一百五十九年日行退疾已在斗十二度退疾之後已復平行自大同壬戌至開元甲子一百八十三年退三度在斗九度半開元甲子距今戊寅九百一十五年在箕三度未凡退十六度以是平推積歲日躔行有遲疾積歲星分因有紆促或前促而後紆或前遲而後疾通得六十年而差一度秦漢

而上歷牛八度女廿二度虛十度得三十度
當千八百歲以三代唐虞揣之則放勳初歷
在虛危之間雖郭守敬所裁六十七年之差
施於千歲已邈乎濶矣天地盈縮四千三百
八十三年之內猶入二歲冬夏往還之有遲
疾仲尼春秋已未爲始始還陰曆猶夏至之
生陰迨元至正二千四十八年始復還陽曆
猶冬至之生陽中分一千二十餘年而上猶

秋分之際陰陽始爭自宋元嘉十年而上距
晉泰元九年不上五十年輒差二度下距大
同八年不上百十年輒差三度半只此百五
六十年爲坎離戰次日躔飛越推此而上千
二十餘年必有紆行百五十六年僅得二度
者此又自平行盈縮之外宜特立二差以爲
陰陽交變之限非可嘗例求之也猶之月行
遲疾各有極差積久始見惜諸古牒無可復

稽不得不留以俟後人是篇特為漢儒而發
 明昏璧且軫則大雪必在斗之杓間如大雪
 在斗十二則昏中必在奎之初度雖云古人
 言簡約略可觀而其遷次古文以就時歷亦
 槩可知矣鄭玄既疑躔次之近秦官又不疑
 中星之仍漢歷既明車服之異周時又不明
 一漢制之參四代亦粵稽之至意闕慎之盛心
 也

何以又與月
 全同並數字并
 未日星皆有差
 或獨季春三且
 孟仲季若之序
 獨與差心字以
 子之弟改子之府
 不可通也審矣

仲冬之月日在箕昏東璧中旦翼中

是子月也日躔天漢之首當河支流下於南
 極蓋天地之交際也大雪之日日在尾五度
 昏室五度中旦翼二度中尾為九子尾五度
 天子之神宮也冬至在箕三度日在箕則萬
 物基始矣箕四星西北距極百二十一度半
 日在箕則昏參井見於東方鏡在井口子丈
 人在參之南天子有道則井鉞不傷大臣信

度丈人明潤則考臣平格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黃鐘者律之始也其律九寸其數八十一凡
律皆十有二寸黃鐘之陽八十一其陰三十
有九積一百二十以九分之為十有三寸三
分天地之方圓日月之弧矢薄食之交限皆

十有三寸三分實測表晷以為陰陽之端始
也應鐘三寸七分三釐三毫合於黃鐘則十
有三寸七分三釐三毫而萬物交終故謂之
應鐘應鐘與黃鐘交於子亥之間而水木始
生為數一百二十三六分而蕤蕤賓仲呂交
於午巳之間而金火始革為數一百一十六
八分而絀贏絀出於律而進退應於度律以
命日度以命星此兩者五行所分應二儀所

合德也聖人觀於二五之德參兩之數制爲
三鐘三呂以滙金木又爲黃鐘蕤賓以衷水
火而陰陽剛柔人鬼之情狀備悉於此矣黃
鐘之實凡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因而
三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歸而兩之
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二十半舉其差積而古
今歷數萬物贏縮可得而言也古之聖人執
中而治不探蹟論不貴渺說要而歸之黃鐘

曰是元陽始萌在黃泉之中敬以治之和以
養之靜以居之誠以行之仁以宣之爲是三
者而成黃中以通於十有二月損益制度陰
之陽不忒若此而已矣
冰始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堅冰至則坤月也是復矣而益壯何也陽始
生於下而陰益凝於上母壯之時也鶡旦鳴
鳥也或曰求旦之鳥陽生而不鳴得所求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執也且饗
 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
 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
 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
 月者而郊黃中以取於土亦三日掛盆掃遺劍
 暢月而飭死事何也陰不飭則陽不暢死者
 之托於水猶暑之托於地也八尺之表取暑

進退進退之端以爲生死黃鐘之表直於蕤
 賓暢在夷則飭在姑洗蕤賓之表直於黃鐘
 暢在太簇飭在無射南呂之表直於圜鐘暢
 在中呂飭於大呂圜鐘之表直於南呂暢於
 應鐘飭於林鐘因而通之姑洗之表直於無
 射姑洗可飭也而飭於林鐘林鐘之表直於
 大呂林鐘可飭也而飭於無射前陽而後陰
 左生而右死表高則暑長表下則暑短居則

從表葬則從晷此先王所以治生死之事也
中古之日在於虛危以爲死喪哭泣墳墓之
事三代而下襲而用之不知其無與於虛危
之事也要以相其方位卜其宅兆則於是月
焉畢之也旣於是月畢之而又云無發蓋無
發天地之房向也謂是孟月危虛昏中墳墓
塋兆旣以辨之矣閉固已成無復動之神蟄
之氣俟其自復故屋室者生之房墳墓者死

之房也土事毋作蓋爲先王勞民無踰月之
役也民無踰月之役則謂之暢固宐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是周道也易道之在復曰雷在地中復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夫是則猶
夏殷之道也夫易之爲道不自周始也姤月
之令則於是盡反矣古之君子觀於陰陽姤

復之數以是治身則以是治家以是治天下
 奄尹於周為內宰掌王之宮令士夫也辰月
 之正婦容子月之正婦工何取之也曰取之
 水德辰以為貌子以為事貴近申禁所以遠
 女禍也然則周之多女禍何也曰其盛也以
 其衰也亦以之盛於夷則衰於姑洗此黃
 鐘之治也

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
 毋有差貸
 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也湛漬也熾炊也
 火齊腥熟之謂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井何祠之井德之地也井之於川海源澤猶
 復之於五德也井在小祀而竈在大祀者何
 也源澤川海則不為小祀也然則竈行門戶

中雷何為五祀也曰竈者未既濟之義也行
者中孚小過之義也中雷坎離之義門戶乾
坤之義也此八者易之所終始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
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野虞之厲禁為木材也犯者得執而討之賓
客之澤物喪紀之蒲葦不必盡官之也且於
是冬狩矣致禽之餘弛數日禁亦毋乃可乎

自古山林藪澤皆有厲禁三代迄漢皆有苑
囿包跨寥廓今日乃悉公於郊甸亦越古之
盛美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陰陽方爭陰且勝則憂之謂是生死之交也
交而必分陽且勝則持之為是未壯生者毋
蕩古之聖人閉關禁旅則必謂此也大都北
極出地四十一度冬至之日晝三十八刻夜

六十二刻大統曆稱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蓋應天晷所測也凡曰冬至天中八尺之晷一丈三尺五寸五分以九約之得百二十有奇此三分日周之數也每於前後七日之間進退前却或長至一丈五尺或短至一丈一尺五寸酌其平中爲日至之數上下爭蕩於六七寸之內凜乎如薄蝕之畏人也古之聖人蓋嘗親省其候恐其遠而不復故於初

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於三曰頻復厲於上曰逃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自易詞之告誡未有嚴厲於此者也蓋自三代以來統日以甲統月以子日至癸而窮故甲爲之始月至亥而窮故子爲之始復之上六猶稱天建故雖農事未勤而用師之戒一嚴至此敬天憲也是子月不逃園丘何也曰是不襲禮也于高禘

則書之于南郊則不書何也高禘月令也南郊則非月令也爲明堂之親農桑者也董仲舒曰天子每歲首必郊祭故敢爲地行子禮將興師必郊祭先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舉四祭而遺郊祀則爲不經夫月令則猶未舉四祭也舉其切於農事順陰陽而爲之郊祀禮樂或別爲書何可同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定心氣安形性何義乎曰古人之微也心氣陰君於中而火爲之使形性陽君於中而水爲之使心氣外陽而易動故定之形性外陰而易靜故安之其貴於寧靜澹泊則一也劉安曰澹泊以明志寧靜以定遠則猶未及於心氣形性之義也定晏陰之所成待陰陽之所定何義乎陰節將成不宜與爭爭則敗故

定之陽節已定不假與爭久必勝故待之定其所成待其所定故天下不爭而陰陽靜正也

也曰龜出以則志寧神以安表限節未又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一也

芸荔挺含氣之重者感陽而出陽之先生者也鹿走山陽盡而角解麋走澤陰盡而角解正義曰節蚤則解蚤夏小正故云十一月麋角隕節晚則解晚夏小正故云十二月隕麋

角周訓曰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圜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柞氏薙氏剝陰木耜凍草則於是月也竹木取材者也取材莫如冬官人象器者也象器

莫如用器敝而舍之官耗而改之亦未爲不可也是月也不可以蓋屋室而可以築囹圄何也曰不發蓋屋也不發蓋屋則築囹圄義也皆以護萬物之蟄藏者也天地泰而桎梏解蟄蟲萌動則小罪小獄咸仰天澤故仁人之於殺蟄啓蟄觀法深至矣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匏不成國有大兵行春

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雨汁瓜匏何取之也鄭玄曰昴畢之氣乘於虛危雪雨雜下謂之雨汁虛危之下星有瓜匏故曰瓜匏不成夫是斗建之間固不得瓜匏也古之分次者始於虞夏蓋莫之敢改也久而浸淫龜龍虎鳥各易其所故仲冬之不稱玄枵仲夏之不稱鶉火則於是取之也

季冬章第十二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舊曆不用
改從今左

季冬之月。日在牽牛昏婁中。旦角中。

小寒之日。日在斗十度昏奎九度中。旦軫十

二度中。斗柄距極百十九度。北上漸臺距極

五十八度。河漢之左畔也。牛六星中距極一

百八度。日在牛三度則昏婁六度中。旦角九

度中。燿積薪昏見於東方。薪燿不動則邊圉

無事。蟲蠶蠟水泉氣。惟用多。積穀。...

大寒日出辰初初刻
十二分。卯正為旦氏宿
正中至今猶然。月
全何可妄改。若角
中在寅初之後。正交
寅正去旦而遠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大呂律長八寸四分四釐四毫四絲。其數七

十有六。蕤賓益一之所生也。蕤賓則不可以

損矣。五十有七。去其十九。則入於黃鐘之陰

故復益之。則蕤賓為主也。蕤賓疑不可為主

者。以其方盛。若不自為客。自黃鐘視之。則猶

然客也故謂之蕤賓蕤賓以客代主之令反
 損為益是以子得其家婦得其室律呂生娶
 得不絕也易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大呂受益者也
 雁北鄉鵲始巢雉雛雞乳
 周訓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
 五日雉始雛雁不北鄉民不懷主鵲不始巢
 其國不寧雉不始雛國大水夏小正月啓鵲雁

北鄉雉震响傳曰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
 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聞之何以謂
 之雷雉相識以雷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玉食黍與蔬其器閔以奄以表之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聖人之愛民也索其所以福民者不得曰吾
 驅其難者而可矣民生於土而歿於土吉凶

憂患則於是取之辰月之難木也沙土陽躁
 而多禍故為難以畢之酉月之難為金壯也
 命土將謝而子用事故為難以達之丑月之難
 土氣耗散陰退而多慝故為難以送之或曰
 辰月之難謂巳將至矣先為難以禦之若是
 則迎夏何也曰夏者長養之氣也巳者陰慝
 之先伏者也人生象木肢節縱理故仲呂南
 呂大呂者將與為間而重難其事故曰吉凶

同患之至也然則四司之厲如何曰四司之
 厲不如夫鷹獺豺虎彘之為厲也不然則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
 祇氏也命無禍故謂天于時其以普濟夫萬物
 征鳥厲疾氣已迅也周訓曰大寒之日雞始
 乳又五日鷲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若是
 則山川之祀亦可以畢也鄭玄曰帝之大臣
 謂勾芒之屬天之神祇謂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是則再祀也神祇皆天帝之大臣皆人也
蓋自孟冬以來祈年大割及川源大澤至此
而嶽瀆宗佐有功於民者饗報皆畢矣詩曰
歲聿云暮則征鳥之謂也曰大寒之日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廟曰漁獵一也天子親教獵而不親觀魚

臧僖伯所諫隱公也今日天子親往何也是

非漁民也則為寢廟故是薦鮪之終事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

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徐車何出曰

命是臨月也易曰澤上有地臨澤上有地蓋謂

冰堅也臨之八月有凶蓋謂西月先王所以

致難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必

於農事焉始矣農事具而後教事具而後禮

樂征伐刑賞慶威需次焉起也入冰出種何

也入水而陰政畢出種而陽德布告令同日
 示民不惑也計耦耕事則猶是井田之遺也
 詩曰駿發爾私于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
 耦井田之事也其亦曰蓋前西曰夫王汲以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土亦此謂對土亦此蓋謂
 季冬習吹此其終事也舞之不終事何也曰
 吹必有舞王居明堂禮曰季冬命國為酒以
 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夫是不言合吹也而

於合吹言合族者蓋合族在於是矣詩曰坎
 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醕矣謂歲
 暮禮闋王者乃暇也今禮闋王者乃暇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夫是則月令之重郊廟也郊廟之禮蓋有特
 起焉上帝之犧牲謀之於春丘澤之燔柴謀
 之於冬則以精禋王者之所自治也故謂月
 令之不言郊祀者過也月令之所穀祈禱祈

歲之宜與公卿大夫共禮國典歸報令以時來
國典之與時令猶月令之於周官六典六敘
六屬六職六聯六計八成八法八則八柄八
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典也時令一
而已因歲因月因日因星因辰觀其贏縮以
爲損益天子公卿合此則無以爲學也公卿
大夫相與討論典令既協乃以正月始和布
於象魏守其典故以時令通之雖百年必世

不變可也宋熙寧間王安石嘗數變法一日
上御邇英閣問司馬光曰漢守蕭何之法不
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文
武禹湯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變高帝之
法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
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何可輕變呂惠卿云先
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攷制度是也有三

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
上又問光光云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
禮易樂王以巡狩誅之非爲變法也刑新國
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
也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宐
更造上不聽於是熙寧之政爲天下最弊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之饗

三月遊牝于牧已書其數矣六月命四監大
合百縣之芻秣八月命宰祝巡視全具則亦
已給矣而又賦之異姓之諸侯何也曰繇是
百縣之內也曰賦之芻秣與賦其犧牲兼乎
曰猶之乎賦也芻秣實也犧牲名也太史列
之曰是皇天上帝社稷之饗百辟供之則於
是致精焉耳曰是季秋已制之矣曰季秋則
諸侯之稅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
 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共山林名川之
 祀之曰共其土帝地祇之樂百執持之謂然
 祭祀芻秣則固有嘗式也藪牧養蕃則固不
 乏也而必為是者言天子不敢有取於百辟
 惟是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則合力以供
 之異姓之供郊社同姓之供宗廟臣庶之供
 山川亦猶是圻甸井里之內也書其版數人

民土田天子受而藏之與賢能之書共在天
 府是非復克人委吏之事也故以命之太史
 太史者列其數不舉其事故太史者列司徒
 之事事不復舉大小司徒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是則天子所拜天下之民數也州方千里建
 國二百一十五百七十六萬家以九乘之一

千八百九十國五千一百八十萬家去其一
百二十爲天子列辟圭采之地自是而外諸
侯爵祿下逮士庶什一之餘歲有惟正咸獻
其力無不備矣凡如是者非爲天子也天子
爲百姓以祀山林名川社稷寢廟皇天上帝
故先皇天而後上帝先上帝而後社稷先社
稷而後寢廟先寢廟而後山林名川故古之
爲仁孝者非自身致也達其大本而後合舉

之以天下奉其天親猶以膚髮奉其心志也
或曰山林名川則諸侯自祀之不獻於天子
而曰咸獻何也曰是畿內之山川也名山大
澤古不以封嶽瀆藪鎮則猶天子之祀也甚
矣爲月令者之弘也其纖悉備至矣本於農
事中於禮樂終於會計而皆曰是民之力也
非聖人則誰能爲之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管夷吾曰北方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冰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霤行秋政則旱是

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卹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圉流民止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又曰秋令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不足

則發擗瀆盜賊數剝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閉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臄臄婦不銷古厚字棄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不利後宮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臄臄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亦七十二日而畢也

臣按管子四時五行凡二篇所制二十五政

辭不雅馴或義不可解然其條貫明白以人事紀陰陽間可循舉也月令精微馴雅而人政天令久已相蒙推其四時十二月中大政八九十節目百二十分配乖異難以取倫必皆諉之天時則非作者之意故於終篇繫綴管氏使以政徵時得尋其崖略云

月令明義卷四終

乾隆五年閏六月一日一琴書屋初校

普天樂以如端報修其其也

資壽久天都限非存首之

入此十餘日自二十公領

如天全及止時策其四都十二比中大

案上會胡問其

籍不保賜為導不



